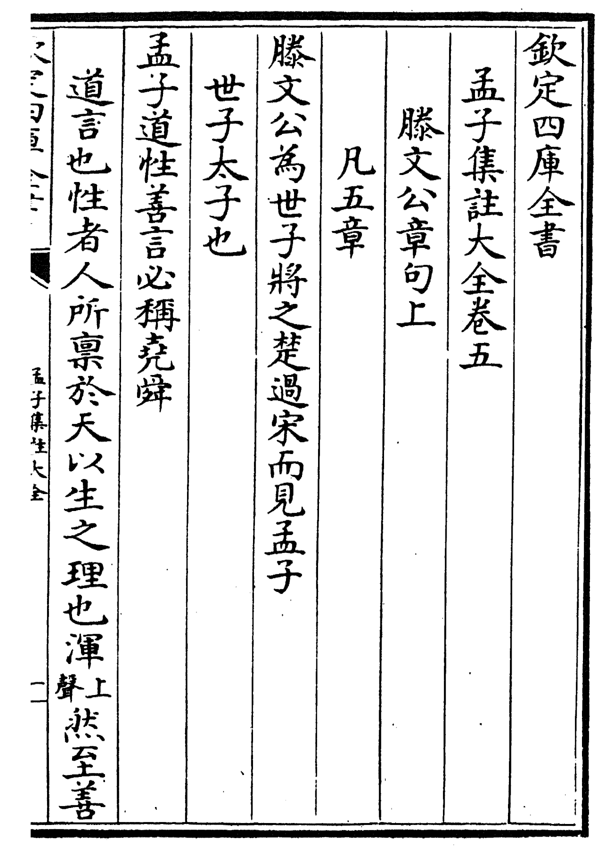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集註大全卷五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上聲然至善

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音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新安陳氏曰四端章雖言性情之理而性字未說出性字始見於此而詳見告子盡心篇充其性即擴而充之之充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居隘反於用力也新安陳氏曰集註已包後面成覸等三說之意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慶源輔氏曰朱子既斷孟子之書以為孟子自著則似此處皆當改此是後來不曾改得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

不善喜怒哀樂音洛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孟子乃開口便説性善是如何朱子曰孟子也只是大槩説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説須是如説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方是説性與天道耳○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伊川謂性即理也一句直自孔子後惟伊川説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説性之根基理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

性却不是壞了著修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矣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實性之之性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目下便將來受用○性善故人皆可為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問人未能便至於堯舜而孟子言必稱之何也曰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裏蓋人之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柰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為法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問孟子道性善看來孟子言赤子將入井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只就情上見如言孩提之童無不愛其親亦只是就情上說曰未發時怵惕惻隱與孩提愛親之心皆在裏面了少間發出來即是未發底

物事靜也只是這物事動也只是這物事如孟子所
說正要人於發動處見得是這物事即是靜時所養
底物事靜時若存守得這物事則日用流行即是這
物事而今學者且要識得動靜只是一箇物事○問
孟子道性善蓋謂性無有不善也明道乃以為善固
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義如何潛室陳氏曰
纔識氣質之性即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
處生以孟子說未備故程門發此義孟子專說義理
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孟子之說為未備
專說氣稟則善為無別是論氣不論性諸子之論所
以不明夫本也程子兼氣質論性○雲峯胡氏曰孔
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
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
性率性之謂道正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
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稟
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闢倒告子所謂生之謂

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為堯舜所為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質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程子曰性善二字孟子擴前聖之所未發而有功於聖門愚亦敢曰性即理也一句程子擴前聖所未發而有功於孟子○新安陳氏曰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如朱子著小學書列立教明倫於前盡是說其理列實立教實明倫於後並是實有是人實有是事以實前面之說此之謂實之何以驗人性之善哉觀堯舜能盡其性而為大聖人則可以知同有是性者之皆可以為聖人而不懈於學聖人矣所以言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

之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别有卑近易去聲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下同有他說也

朱子曰當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已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

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於其間若文公則雖未能盡信而已能有所疑矣是其可與進道之萌芽也故孟子於其去而復來迎而謂之曰世子疑吾言乎而又告之曰夫道一而已矣蓋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况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為之不難乎

○雲峯胡氏曰按饒氏謂道一而已矣與性一而已矣不同性以所禀言之道以所由言之集註此處說得性字稍重愚謂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欲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也無所謂道同此性即同

此道又何疑焉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

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朱子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如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

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雲峯胡氏曰性之本善堯舜無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

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

絶猶截也書商書説音悦命篇瞑眩憒古對反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去聲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上聲惡而為善也朱子曰滕小不過如今一鄉孟子只説可為善國終不成以告齊梁之君者告之○人要為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瞑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蔡氏曰方言云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勉齋黄氏曰歷引三人之言所以釋滕文之疑終以藥瞑眩所以

厲其志○雙峯饒氏曰前面文公再去見孟子時是疑其資禀凡下不可以爲堯舜故孟子以成覸以下三說答之末後孟子恐文公又自疑其土地狭小故以瞑眩之說告之文公後來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足見其有爲處○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形甸反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如字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西山真氏曰七篇之中無非此理者如言仁義言四端蓋其大者至於因齊王之愛牛而勸之以行王政亦因其性善而引之當道也以此推之他可識矣○新安陳氏曰林氏於下章言喪禮處謂可驗人性之善亦當以此意類推之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

下縫音逢也不緝七入反曰斬衰音催下同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音嗣○記喪大記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衆士謂衆臣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朱子曰孟子說制度皆舉其綱而已如田之十一喪之自天子達之類○孟子答滕文公喪禮不說到細碎上只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二項便是大原大本自盡其心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飦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戰國不得見先王全經矣然

其學得孔子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踈闊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爲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矣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度數節文之小不備而不敢爲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嘆之也然無孟子之學而强僞之如叔孫通曹褎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鑿而已矣○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共之是無古今之異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上聲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去聲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朱子曰吾宗國如周公兄弟之為諸侯者則皆以魯國為宗至戰國時滕猶稱魯為宗國也○南軒張氏曰考滕世子問孟子之辭則三年之喪其

廢也久矣其在周之末世乎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又曰喪祭從先祖吾有所受之也然則其廢也久矣世之治亂此豈非其根抵耶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扶又反歠

川悅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上聲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必偃以上皆孔子語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慶源輔氏曰當責之於己是應前面固所自盡之說在世子自盡其哀是應上句不可他求之意○雙峯饒氏曰君薨君字統天子諸侯而言聽於冢宰是國家政事皆聽命於冢宰非聽政聽訟之謂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

左傳隱公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禮記喪大記文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

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慶源輔氏曰可當作皆如作可不成文理○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聲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去聲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

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於是宰予欲短喪而孔子責其不仁子思亦謂自朞以下貴賤有殊父母之喪則一而已方滕文用孟子言欲行此禮父兄百官譁然爭之及違衆而行又以爲知禮何耶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世降教失雖以東魯文獻之邦猶不能行何怪於滕之父兄乎然文公一以身先之則幡然而悟天理之在人心者固不可泯也○雲峯胡氏曰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

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為也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慶源輔氏曰前云使然友問後云使畢戰問但此言滕文公問則知是文公親問孟子也蓋文公既即位固不可越國往見孟子則必是以禮聘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古巧反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葢以來春將復扶又反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慶源輔氏曰詩言民之趨於農功自然如此其亟孟子引之以證民事不可緩之說然熟玩之便見得民事真不可緩之意人君者若能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於爲國也思過半矣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

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音義並見前篇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貢助徹之法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

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人廢言集註則以為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其說尤的當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扶又反稅其私田所謂助而不稅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朱子曰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扶問

反下同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慶源輔氏曰此以文王治岐耕者九一及下文請野九一而助知其然也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新安陳氏曰二十畝分為八家家各二畝半以為治田時所居所謂二畝半在田是也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地著謂安土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畮中田夫二

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
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
自爰其處更互也爰於也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
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
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
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淳盡也謂鹵之田不生五穀
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
田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竊料商制亦當似
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
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朱子曰嘗疑孟子所
謂夏后氏五十而貢
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
理天下之初做許多畎澮溝洫之類大段是費人力
了若是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
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是理孟子當時未必

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恐亦難盡信也○問所言井地之法以周禮諸說考之亦未有悉合者何也曰吾於前章固已論之矣大抵孟子之言雖曰推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泥於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家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曰三代受田多少之不同何也曰張子嘗言之矣陳氏徐氏亦有說焉然皆若有可疑者蓋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乃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云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寖廣周而大備也徐氏云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授田之際隨時而加焉○南軒張氏曰楊氏云徹者徹也兼貢助而通力也故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八家皆私百

畝其中為公田所謂九一而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用貢法矣此周人所以為徹也鄭氏謂周制畿内用貢法邦國用助法有得於此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壅於用反也盈滿也盻禮韻胡計吾計二反謂陸音五禮反誤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他代反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問貢法大禹之遺制而其不善若此何也朱子曰蘇氏林氏嘗言之矣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為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数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雙峯饒氏曰稱貸而益之如常年五石納官凶年

折了只納四石而公家必取盈五石之數則又貸他人一石來湊納以足其數此所以見貢法之害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葢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小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雨于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如字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朱子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問鄉學如何朱子曰皆是農隙而學曰孰與教之曰鄉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慶源輔氏曰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雙峯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公

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問夫婦有別如何相親曰夫婦無別則相瀆瀆便相離了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褊俾淺反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朱子曰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大國方做得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左傳僖公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子者繼父之辭春秋例凡公侯卒未越一年而有王事皆稱子也○雙峯饒氏曰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東陽許氏曰文公問為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畢戰却只是言分田蓋畢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雙峯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為經橫者為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溝洫之類塗道塗封土堠植種木為界此法不

修則田無定分去聲而豪強得以兼并去聲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慶源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若有仁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做起而暴君汙吏貪得務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為己不知為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須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事日趨於弊壞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雙峯

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為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曰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周禮司徒鄉老遂人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六鄉七萬五千家遂亦如之遂人主六遂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遂謂王國百里外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朱子曰國中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那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卻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五家為比比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方出得士十人徒

十人○此等亦難卒曉須以周禮為本而參取孟子班固何休諸說訂之庶幾可見髣髴然恐終不能有定論但不可不盡其異同耳○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徹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集註以其請野九一而助則知助法之不行又云國中什一使自賦則當時之貢法亦有强取其賦於

什一之外者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别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問卿大夫之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朱子曰恐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禄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為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雙峯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問各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

子受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請二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問人物繁庶公家安得有許多田分授曰天地間只著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過多便自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别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言周之助法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上聲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

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或問潤澤之說雙峯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使合人情冝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温潤滑澤方可行得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呂氏曰子張子橫渠慨然有意三代之治去聲下言治同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平聲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甞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茍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

田爲辭然兹法之行悦之者衆茍處上聲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歛上聲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與災通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

度節文不可復扶又反考新安陳氏曰喪禮有節文經界之法有制度二者皆廢壞故不可詳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南軒張氏曰井田王政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人皆知商鞅廢井田開阡陌考孟子之言則井田之廢久矣蓋孟子時井田之法雖廢而井田之名猶在暴君雖去其籍猶不敢易其名也至鞅始蕩然一泯其迹而掃除其阡陌併與其名亡之矣○雙峯饒氏曰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如何說得商人七十畝周人如何便更百畝至於溝洫塗畛亦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朱子亦嘗疑之王制

與周禮已不同孟子多是臆度言之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是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是用貢法阡陌是田間路古人車制一車闊六尺有餘兩傍又翼之以人占田太多商君欲富國所以鑿開阡陌為田前此諸侯欲富其國井田大綱已自廢了商君則索性壞却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閫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前漢藝文志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

耕桑以足衣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竹角反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問許行爲神農之言而有君臣並耕市不二價之說何耶朱子曰程子之言盡矣然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爲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況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於戰國之時乎○慶源輔氏曰陰陽醫方所稱黃帝

之說如素問靈樞之類是也使真有神農黄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得而不稱述之哉○新安陳氏曰後世小道必推古聖賢爲宗以求取信於世故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悦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今也滕有倉廪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

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七亂反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音怪孟子分別必列反君子小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

釜所以煑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

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宫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下戒反）器釜甑之屬也陶為

甑者冶為釜鐵者新安陳氏曰厲陶冶厲農夫之說乃是因行厲民自養之言承其厲字而明辯以闢之○雲峯胡氏曰樊遲欲學稼孔子斥之曰吾不如老農直謂其所學者小人之事而舉大人之事以荅之孟子闢許行即此意也但遲之志陋不過欲自學之許之學僻欲以治國家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也舍止也或讀屬音燭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與平聲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孟子即此二句以難之百工之事尚不可耕且為而治天下國家乃可耕且為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首有故曰字知其為古語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

豈必耕且爲哉南軒張氏曰滕文亦可謂賢君矣而不克終用孟子之說寂然無聞於後意者許行之言有以奪之也聽治於人者出力以食其上而治人者享其食焉此理天實爲之萬世所共由者故曰天下之通義也如許行之說則昧天理之當然務小惠以妨大德昵私情以妨正體卒歸於不可行耳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淪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横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横流之貌暢茂長上聲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

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音隔津新安倪氏曰蔡氏書傳云按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此與集註小異書傳經朱子晚年訂正當以為定也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上聲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朱子曰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取其字數足以對偶而云爾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堯獨憂之所憂者大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提掇耕事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為與一句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

乎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彛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去聲之耳書曰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慶源輔氏曰集註舉書以為證者天叙即所謂固有也勑而厚之即所謂道之也○新安陳氏曰典者人道之

常天所次序本有此典也勑正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惇厚也勑正自我即天叙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而為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惇典如言厚人倫放勲本史臣賛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徳猶恵也堯言勞如字者勞之来如字者来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解振字以加恵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問振徳是施恵否朱子曰是然不是財恵之恵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又從而教之○慶源輔氏曰勞者勞之来者来之所以安其生也邪者正之枉者直之所以正其德也輔

以立之翼以行之所以助其行也自得謂自得其性也振謂提撕警省也此乃大學新民之功也○新安陳氏曰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為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掇耕事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一句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慶源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接上文三憂字而又發明出三憂字在三句中聖人之憂在不得聖賢而用之得而用之則足以釋己之憂憂矣此集註所謂急先務也聖人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若農夫之憂憂之小者耳許行又欲聖人憂百畝之憂可乎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人者對己而言而難久教之者惟己耳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

大應惠字句教化無窮矣應忠字句此所以為仁也仁字可包惠字忠字

○慶源輔氏曰以己之善而教人使人皆為善則是有愛民之實矣然其所及亦止於吾力之所能與吾身之所及而已故有限而難久也○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則能廣吾力之所能而俾其恩惠極於廣大繼吾身之所存而俾教化推於無窮矣然後可以謂之仁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

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

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音洛也新安陳氏曰亦不用於耕耳至此三提掇耕事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不特辯闘明白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辯倒許行之説下文乃責陳相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音佩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

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産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

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

三年古者為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記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任擔都濫反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記檀弓上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問鄭讀為聞喪去官謂仕失位去國也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敬叔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嘗失位去魯而得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中都魯邑名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音干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妃兩反彿音弗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鶪古役反

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

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能舍下遷喬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宫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音乂也今按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斷都管反截之使斷也若自然判絶則徒管反○新安陳

氏曰不善變謂變於夷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余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

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慶源輔氏曰若不以精粗美惡言之則無由說得通此義未有人看得出至集註而義始明○雙峯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共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新安陳氏曰情實也自然之理即所謂物之實理也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乃物之情而實天之理也物各付物止於其所吾何容心於其間哉若強欲齊之私意横生徒為膠擾而物終不可齊也故莊周之齊物強欲以理齊之猶為賊夫道况許子遂欲一天下之物而泯其一定之分其蔽豈不甚哉孟子應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斯言足以發明天理之大

不但可以闢許行而莊周之說併可坐見其偏矣○東陽許氏曰此章孟子曰以下三大節自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至不用於耕且闢其假托神農之言吾聞用夏變夷至不善變矣責其倍師從許子之道以下陳相之道辭故又闢其市賈不貳之說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雲峯胡氏曰許行與民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端此孟子所

以深闢之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莊子天下篇古人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椁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　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詰克乙反

問夷之請見而孟子終不見之何也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已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悟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疊夷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慶源輔氏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此於人情固宜有之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音爰儒而入於墨慶源輔氏曰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

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楚宜反等施由親始則推吐灰反墨而附於儒新安陳氏曰之又曰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愛外人無差等之殊但施則自親始耳施由親始一句髣髴竊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新安陳氏曰理屈辭窮強為此說以自逃遁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去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慶源輔氏曰彼有取爾也一句先儒說皆不明白今斷以為書之取譬方說得通蓋非謂愛凡人之赤子

已子者葢兄弟之子即與已之子無異也與兄弟之子一般也言兄弟之子而不言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問愛無差等夷子既知此說便當一親疎合貴賤方得今却曰施由親始則是又將親疎對待而言豈非吾之愛又有差等也哉其辭抵捂信乎其遁而窮矣朱子曰夷

之所說愛無差等此其大病其言施由親始雖若粗有差别然亦是施此無差等之愛耳故孟子但責其二本而不論其下句之自相矛盾也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盖因下文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子臨時撰出來湊孟子却不知愛無差等一句已自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

○人之有愛本由親立推而及物自有等級今夷子先以愛無差等而施之則由親始此夷子所以二本

○事他人之親如己之親則是兩箇一樣重了如一木有兩根也○愛無差等何止二本盖千萬本也

○問夷子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胡不以近世之

佛學觀之吾所以拒彼者至矣彼未嘗不求自附於吾儒蓋不如是則尤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慶源輔氏曰書曰立愛惟親記曰立愛自親始蓋愛必始於愛親因事親以立其愛即所謂孝弟為仁之本也然後推以及民及物自有差等輕重此仁義所以相為用也夷子雖陷於墨教而其天理一點之明終有不可息滅者此蓋秉彝之心也故其先親後踈之際猶知所擇而不至於逆施故孟子之言得因所明而入之夷子亦得因其明而受之也○雙峯饒氏曰夷之引若保赤子来證愛無差等孟子謂其差認了此句意彼有取爾也是說周書別有所取譬也下二句却觧周書本意又曰一本便有厚薄如木然根幹枝葉自有大小次第二本則天下皆是父母無分根幹枝葉了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各有差等不同夷子不

識以為愛無差等○雲峯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纔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為今曰天使之則莫之為而為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為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凡人事之所當然者即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

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大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音婁）蛄（音姑）也嘬攢（祖官反）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

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盧紅反也梩土轝音預也於是歸而掩覆敷救反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慶源輔氏曰此又孟子畧其遁辭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夫惟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可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雙峯饒氏曰厚葬其親發於其心之不能自已這便是夷子求見孟子之萌芽孟子就舉上世不葬其親之說亦見得發於不容已蓋上世不葬其親這一人於心有所不安却掩之葬

親之事自此始若以為掩得是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自有箇道理以此觀之則厚葬其親自有不容已者葬其親厚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集註若所當然四字說掩之誠是一句佳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朱子曰之字夷子名若作虛字不成句法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去聲下同入而彼之惑易解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因夷之本心之明而入之得易納約自牖之義○雲峯胡氏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

然此一始字猶是恵子說得是處所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

孟子集註大全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四書大全孟子集註卷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錄監生臣袁文宿

孟子集註大全卷六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勿軒熊氏曰七章言出處之道三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

者小所仰者大也南軒張氏曰謂屈已事小王霸為大此自春秋以来風俗習於霸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新安陳氏曰孟子平生以不見諸侯自守故以此為問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左傳景公將殺虞人虞人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闘

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音扶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是掌反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朱子曰不忘二字是活句須向這裏參取若果識得此意辨得此心則無入而不自得而彼之權勢威力亦皆無所施矣○南軒張氏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使一有畏死之心應非其招則見利忘義矣自常情觀之必重一死而以非其招為細事不知義之所在事無巨細苟愛一身之死而廢天命之正則凡可以避死者無不為而弑父與君之所由生也充虞人之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人紀之所由立也是以夫子取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和靖尹氏曰有枉尺而直尋之心則亦必至於枉尋而直尺矣○朱子曰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已枉道則是已失援天下之具矣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天下事不可顧利害凡人做事多要趨利避害不知纔有利必有害吾雖處得十分利有害隨在背後不如且在理上求之○慶源輔氏曰人一有計利之心則

惟利是務始猶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浸不已其終併大小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流而言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於兩反)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反)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下同)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朱子曰詭遇是做人不當做底行險是做人不敢做底○雙峯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

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闕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得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又曰前引虞人明不可往見之意後引王良明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南軒張氏曰事無巨細莫不有義利之兩端存焉曰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學者要當立此志而後可以守身

○或曰居今之世

出處上聲去就不必一一中去聲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慶源輔氏曰欲道之行仁也進必以正義也仁義並行而不悖所以為聖賢○新安陳氏曰揚雄謂孔子見陽貨為詘身以信道龜山謂雄非知孔子者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詘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當即此意以讀孟子此章竊謂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節殊不知自君

子觀之守孰爲大守身爲大枉已從人失身莫大焉不可以爲所屈者小也枉已即是枉道枉道決不能行道所關之大如此而可視爲小節乎戒枉尋直尺而徇利過人欲也守義而不枉道存天理也不見諸侯凡三章此章一也此篇第七章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二也萬章下篇第七章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三也宜參觀之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音稅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新安陳氏曰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爲衡者熄如火之熄滅以

兵猶火故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

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

加冠於首曰冠去聲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

事也雙峯饒氏曰儀衍雖使得諸侯懼不過順其欲耳諸侯志在土地二人從而投其所好說之征伐以得土地不過妾婦之事爾丈夫且不可為况大丈夫乎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朱子曰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天下之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更無些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天下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些子不合於義此便是行天下之大道便是由義論上面兩句則居廣居是

體立正位是用論下面兩句則立正位是體行大道是用要之能居天下之廣居自然能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居字就心上説立字就身上説行字就施為上説又曰正位就處身上説大道就處事上説廣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偏曲○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三句雖平説朱子廣居一句極重仁者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廣居之内何所不容其所立所行從可知矣

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由謂與民共由此仁禮義也所得亦即此三者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道即仁禮義之道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趙氏曰富貴則求得欲從故易至淫蕩其心貧賤則居約處困故易至變其節遇威武又易至隕穫震慴故多挫懾其志氣○何叔京名鎬

昭武人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部鄙反天下不復扶又反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以念反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朱子曰居廣居以下惟集義養氣方到此地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氣對着他便能如此○觀孟子答景春之問直是痛快三復令人胸次浩然如濯江漢而暴秋陽也○問大丈夫之說其詳可得聞乎朱子曰廓然大公心不狹隘則所居者真天下之廣居矣履繩蹈矩身不苟安則所立者必天下之正位矣秉彝循理事不苟從則所行者皆天下之大道矣得志與民由之則出而推此於人也不得志獨行其道則退而樂此於己也如是則富貴豈能誘而淫其心貧

賊豈能撓而移其志威武豈能脅而屈其節哉此其視行儀之以睢盱側媚得志於一時真可謂妾婦之為而所謂大丈夫者其不在彼而在此也決矣然此數言者皆以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為主而夫三言者又以廣居為主也○南軒張氏曰公孫衍張儀持合從連衡之說以動諸侯景春徒見其言足以捭闔搖撼而遂以為大丈夫其說固為陋矣而孟子以衍與儀比妾婦之道者蓋事君以鄉違為義不當徇其欲也衍與儀不知正救其心術而徒探其意之所欲為以進其說此何以異於妾婦之道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萬物本無有間惟其私意自為町畦而失其廣居失其廣居則遷奪流蕩亦無以立於正位而行其大道矣與民由之與共由乎此也雖不得志此道未嘗不由於己也不能淫不能淫此不能移不能屈不能移此屈此也此者何也廣居正位大道是也蓋得乎己而外物舉不

足以貳之也所謂大丈夫者蓋如此○雲峯胡氏曰當時但見姦巧之人氣焰可畏豈知聖賢剛大浩然之氣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記曰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摯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亦作贄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為之飾皮虎豹之皮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上聲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繰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諸侯為藉 秦昔反 百畝冕而青紘 音宏 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廪以供宗廟之粢盛

記祭義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纓也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 音咨 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 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藉之為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芓終之齍盛祭祀所用穀也粢稷也穀以稷為長在器曰盛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天子親

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内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之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古典反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音暉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音斧弗文章周禮冬官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綉而服以祀先王先公記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大昕季春朔日之朝也諸侯三宮半王后也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食蠶蠶性惡濕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

此所以奉爲君服與平聲遂副禕而受之副禕王后之服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三盆手者三淹也凡繅每淹大總以手振之以出緒也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祭先王先公敬之至也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記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眉永反所以覆敷救反器者慶源輔氏曰此先王之制必如是然後能自盡其心至於不得奉祭祀則神不容以自安而人亦以爲弔焉古人之重祭祀也如此○雙峯饒氏曰三月無君則弔恐是爲士先有位後失位者言之畢竟子爲士則祭以士子爲大夫則祭以大夫尋常有祭一旦失

位而不得祭一年有四時之祭若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故可弔之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也古人重祭祀故如此不然則如何三月無君便弔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舍上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形甸反首篇仕國謂君子遊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妁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

忘義也慶源輔氏曰周霄亦頗有策士之風但孟子據道之極不為其所動直述其義理以告之而已○士之仕猶男女之願有室家者此正理也至於為人男女而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為士而仕者不循天理之正不俟人君之招屈已以徇利枉道以事君則為聖賢之學皆賤之直與兒女子相窺相從者無異故君子之於仕未嘗潔身以亂倫而長往不顧亦未嘗徇利忘義而屈道以伸身也○雲峯胡氏曰集註末二句與論語解不仕無義處語意同而實有不同者論語是從不仕無義處說來故雖兩句而實一意孟子是從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兩句說來故兩句自是兩意論語蓋謂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雖仕亦有不可苟者故集註謂君子雖不亂倫不仕而其間亦非不義而仕故下一非字孟子謂既不可不仕又惡不由其道故下一

不字集註字字句句精審如此學者當如此看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飼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歷聘徒御衆多食於諸國故更以為泰陋矣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新安陳氏曰傳先王之道雖未得行於當時守先王之道乃可以傳之來世此其繼往聖開來學有功於吾道甚大孟子蓋自謂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音嗣之南軒張氏曰君子之志固不在食而為國者知其有功則當食之夫王者之祿夫人

為有以賴其用而可祿且豈必以其志之欲而祿之哉如以其志是率天下而利也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墁墻壁之飾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雙峯饒氏曰當時功利之説盛不知聖道之有用見孟子所至之國時君稍見尊禮養其從者則以為無事而食如王子墊問士何事不素餐分皆是此意畢竟當時之君雖能養之而不能用之故時人有此疑然而當時諸侯尚知尊敬儒者如孔子之適衛孟子之仕齊皆有所養亦是先王之澤未

氓○新安陳氏曰此章當與盡心上不素餐兮章參看君子居是國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繼未能為當世開太平亦足以繼往聖之絶學而為後世開太平其有功於道統者為何如更等乃以無事而食譏之抑何其無知也食志為人上者不當言食功則功之大小輕重所當辨志可以觀人非所以食人專食志則志貪饕者皆得食矣食功而不審其大小輕重則僅有功於器物者得以加諸有功於吾道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史記宋世家偃立為君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懸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輙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徃為之為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許偉反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朱子曰書所謂葛伯仇餉若非孟子之言人孰知其曲折如此哉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匹夫匹婦復讎也為去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形向反前篇

新安陳氏曰此湯行王政而王之事也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音成玄黃之幣迎武

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新安陳氏曰此武王行王政而王之事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

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茍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慶源輔氏曰尹氏說盡後世為國而不自彊但以彊大為畏者之病誠能反是道而求之於己則知仁者之果無敵而帝王之道是誠在我而已○問趙氏註修德無小暴慢無彊晁補之曰修德無小能修德則小可大暴慢無彊遇修德則彊必弱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

曰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敎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南軒張氏曰衆君子之間置一小人猶足以蔽主而敗類一君子而遇衆小人且不能安其身如正君何格君之任有孟子而戴不勝不能知他尚何望焉○慶源輔氏曰古之大臣欲正其君者豈特取辦於一人而已哉必也兼收並蓄旁求廣取使忠賢之士畢集于朝在君之左右前後者無非正人端士然後可以薰陶漸染以變化其氣質成就其德性是豈獨欲趨事赴功而已哉○雲峯胡氏曰此篇言宋事者三章正好通看前章謂宋不行王政後章不能十一去關市之征見得實不能行王政此章言小人衆而君子獨見宋之所以不能行王政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音目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慶源輔氏曰士固當守義而不往見國君如二君屈已求見意已誠切聖賢處此必將出見今拒絕之如此則過甚而非義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矙音勘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来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

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慶源輔氏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患無禮雖小人秉彝不可殄貨既先來加禮於己則己烏得而不答之然貨之意則非誠矣故但往答其禮而不欲見其人是亦不屑之教誨也天地之施與萬物者豈有差忒哉○新安陳氏曰往答其禮禮也不欲見其人義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悚體諂笑彊上聲下同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

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去聲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南軒張氏曰若不當往見而往見是苟賤以求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何以異○慶源輔氏曰曾子重厚篤實故視小人側媚之態如病于夏畦之人而深憐之子路剛勇果決故以未同而言赧赧其色者為非己所知而深惡之二子所守如此雖各因其資質然亦是學力所就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

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音烏賤而可恥汪氏廷直曰君子所養貴乎中而已太剛則至於絶物太柔則至於喪已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異矣拜之必瞯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孟子前言二子之所行以明其過後述曾路之所言以明其不及中舉孔子事以明聖人之用中然則孟子之不見諸侯守其分義之中而已○慶源輔氏曰孔子之事禮義之中正也差以毫釐則失之矣干木泄柳則過乎禮義之中正矣故傷於迫切而不洪曾子子路之所言則不及乎禮義之中正者故淪於汚賤而可恥此君子之行已所以戰戰兢兢而唯恐有過不及之失也然與其汚賤之可恥寧失於迫切而不洪段干泄柳猶為狷者也○雙峯饒氏曰觀陽貨事則不特諸侯不可見觀曾子

子路之言則不特不可往見雖平交之人亦不可彊與之言蓋物不可以苟合○雲峯胡氏曰士尚志傷於迫切者量雖未洪猶不失為志之高淪於汚賤者其志甚卑無足道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兹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音古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遠不義也如惡惡臭其不敢邇也如探湯其不敢須臾寧也如坐塗炭而其徙義也如饑渴之於飲食蓋見之之明而決之之勇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自拔而自新也士之持身於改過遷善之際而為盈之之說則將終身汩沒於過失之中人臣之謀國於革弊復古之事而為盈之之說則終陷於因循苟且之域故自修身至於治國知仁勇之三德缺一不可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決之可不務哉○慶源輔氏曰天下事只有義利兩端纔出義便以利言也焉有兩存之理若知義理之不可而

猶有吝惜之意不肯速改則亦終歸於悠悠必不能自拔而日新矣○新安陳氏曰請輕之如減日攘為月攘不知其非義不智也知其非義而不速改不勇也不智之罪小不勇之罪大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厳菴程氏曰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治不生於治而生於亂亂不生於亂而生於治如環無端此理之常固無足

惟所貴乎聖賢之生斯世亦惟以理御氣庶幾反失而得反衰而盛反亂而歸於治焉耳○雲峯胡氏曰古今一治一亂只是氣化人事反覆相尋於無窮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反覆相尋皆理之常也○新安陳氏曰學者當深察孟子所以不得已之心下文詳之章末又申言此二句以結之豈惟孟子凡聖賢出而任三才扶三綱皆不得而已也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之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上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胡貢反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純由乎氣化也

○雲峯胡氏曰自開闢至于堯之時不知幾治亂斷自堯起有徵也洚水自繫乎氣化而曰警余未嘗不反而求諸人事也所以此一亂即轉而為一治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聲上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氣化人事相參者也夫人與鳥獸亦相爲多寡蓋同稟於氣故也繁氣盛則正氣衰正氣多則繁氣少聖人於其間有造化之用亦時焉而已○新安陳氏曰洪水乃治世之一亂禹反其亂而治之此禹之不得已於有爲者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恠行去聲下同沛蒲内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自堯舜沒其間夏太康至商武乙等暴君不一難以類數至紂而大敗極亂而無以復加矣故直推至紂時言之想見夏桀之時亦未必有飛廉等惡人與夫虎豹犀象之害也○雙峯饒氏曰暴行即上面壞宮室棄田宅也暴行通上下而言必有邪說糊塗了箇理義然後暴行始作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鄒晉昭曰奄字書作郼古通用衣檢衣康二反 說文衣檢反註周公所誅奄國）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氣化人事相參者也舉書言文王武王謀謨之大功業之光所以佑助開廸夫後人者莫非正大

之道周全盡美而無一毫缺壞之失也葢正可為也無缺為難無缺謂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三千三百之儀與至誠無倚之道並立而不偏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慝之法無一之或隳夫然後可以為無缺至春秋時則道墜于地而無復有存者矣○趙氏曰按奄國在淮夷之北飛廉善走以材力事紂周武王伐紂并殺之○新安陳氏曰商末大亂武王周公反其亂而治之此武王周公之不得已於有為者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前

乎此者雖曰世亂然但禽獸繁殖有以戕民之生而猶未至賊人之性至此以後則遂至傷壞人倫將使人盡為禽獸之歸其禍又慘矣此一亂又甚於前日是亦氣化人事之使然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胡氏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新安倪氏曰書皐陶謨篇云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書言天子治天下之事孔子作春秋其大旨正以明此治天下之事

而為後世法也○惇典之惇集註避宋光宗諱而以厚字代之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去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問孔子作春秋持載之空言亂賊何緣便懼恐未足以為一治朱子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存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粲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當時史書掌於史官想人不得見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有某字有甚微詞奥義使

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勸懲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耳○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者也雖氣化不應而不使孔子得位以撥亂而反之正然討亂賊垂治法其功又大於舜禹矣○潛室陳氏曰此謂聖人以王法繩諸侯所褒所貶皆是奉行王法此聖人大用非孟子不能知胡氏發明備矣○雲峯胡氏曰集註前言禹與周公之功曰此一治也此當時之治也此言孔子春秋之功曰此亦一治也萬世之治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雖不能興治道於當時而能垂治法於後世蓋在當時倫紀亂矣孔子欲反其亂而治之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者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為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扶又反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楚宜反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

義見形甸反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雲峯胡氏曰不中則曰橫議不正則曰邪說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朱子曰楊墨只是差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蓋楊氏見世人營營於名利埋沒其身而不自知故獨潔其身以自高如荷蕢接輿之徒是也然使人皆如此潔身而自高則天下事教誰理會此便是無君也墨氏見世間人自私自利不能及人故欲兼天下之人而盡愛之然不知有一患難在君親則當先救之在他人則後救之若不分先後則是待君親猶他人也此便是無父此二者之所以為禽獸也○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於為

已列子云伯成子髙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其言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墨氏兼愛何遽至於無父曰人也只孝得一箇父母那愛得許多能養其父母無歉則已難矣想得他之所以養父母者粗衣糲食必不能堪葢他既欲兼愛則愛父母必踈其孝不周至非無父而何哉墨子尚儉惡樂所以說里號朝歌墨子回車想得是箇澹泊枯槁底人其事父母也可想見○問率獸食人亦深探其弊而極言之非真有此事曰不然即他之道便能如此楊氏自是箇退步愛身不理會事底人墨氏兼愛又弄得没合殺使天下倀倀然必至於大亂而後已非率獸食人而何如東晉之清談此便是楊氏之學即老莊之道少間百事廢弛遂啟夷狄亂華其禍豈不慘於洪水猛獸之害又如梁武帝事佛至於社稷丘墟亦其驗也○慶源輔氏曰此一亂又氣化人事相符者也聖人之道非不愛身

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殺身成仁之時故不至於無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無君無父則人道滅絕又將視弑父與君而冥然不覺矣是則人而反與禽獸無異也故引公明儀之說以言楊墨遂行則人皆無父無君安為戕賊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與公明儀所謂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類矣楊墨之道不息則邪說誣民孔子之道不著則充塞仁義也此四句只是說天理人欲不並立而已所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者是解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兩句也以徧滿字解充字以妨字解塞字但不曾解誣民兩字耳其實謂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於充盛窒塞人心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夫仁義具於人心而為邪說所誣而充塞之使不能達於外況能擴充之以全其量乎○西山真氏曰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不恤故其迹似乎義墨翟於親踈之間無乎不愛故其迹

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為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為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雙峯饒氏曰墨氏無父之教便充塞了仁楊氏無君之教便充塞了義有仁義則天下治無仁義則天下亂今仁義既充塞則亂將起而率獸食人人又將相食矣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為去聲復扶又反

閑衛也放驅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西山真氏曰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雙峯饒氏曰無父無君乃楊墨之見於行事者少焉充塞仁義而至於率獸食人是害於其政了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此乃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慶源輔氏曰此一治又純乎人事也雖氣化不應孟子亦不得志於時然因其言而異端滅息吾道至今得以不墜此孟氏之功所以不在禹下而亞於孔子也○雲峯胡氏曰前云此一治也周公之功與禹同此云是亦一治也孟子之功與夫子同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此就當時之異端言蓋楊氏爲去聲下同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

易去聲見史記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為我何以疑於義朱子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又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雙峯饒氏曰前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此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亦各有意前言畢竟政是大體事是小節今既生於其心則必害於大體既害於大體則少焉於那小節都壞

了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去聲之也總結上文也西山真氏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說見形甸反下上篇承當也辭見音同雙峯饒氏曰孟子所以引戎狄荆舒者以揚墨

乃夷狄之教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

詖淫辭見前篇辭者説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説橫流壞音怪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朱子曰當時如縱橫刑名

之徒孟子都不管他蓋他只害得箇粗底若楊墨則害了人心須著與之辯也故孟子於當時只在私下恁地說所謂楊墨之徒也未怕他到後世却因其言而知聖人之道為是知異端之學為非乃是孟子消功於後世耳○問孟子欲息邪距詖而必以正人心為先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不明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何必為此紛紛而涉好辯之嫌乎曰邪說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排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

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而遂輟不言哉○慶源輔氏曰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又深致其意者欲人之察其心而知邪說之真可畏也○問邪說詖行如何分雙峯饒氏曰說既邪僻其行必偏詖其辭愈見淫蕩詖行淫辭自邪說上來放者放廢距絕○雲峯胡氏曰洪水猛獸之災由氣化夷狄簒弑之禍由人事邪說為人心之害則有甚於此者矣人之本心未嘗不正為邪說所害易淪胥於不正故孟子之辯拳拳欲正人心其仕也亦必先於正君心○新安陳氏曰洪水猛獸夷狄簒弑皆災禍之害人身者惟有於一時若邪說乃災禍之壞人心者且流於無窮而為害尤甚慘此孟子所以不得已而深排力救之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扶又反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慶源輔氏曰此義自朱子發之若朱子則真可謂以道自任者故言此以詔天下使天下人人存此心則異端之說將無所容而聖人之道不復有蔽蝕之者矣豈小補哉○孟子意謂自今以後不待有知道者真能息滅楊墨之害然後可以繼聖人之事但能為說以距則是亦聖人之徒矣此可見自任之重而望人之切也○西山真氏曰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王道為心庶幾生

人之類不論胥於禽獸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説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朱子曰出邪則入正出正則入邪二者之間蓋不容髮雖未知道而能言距楊墨者已是心術向正之人所以以聖人之徒許之與春秋討賊之意同○纔説道要距楊墨便是聖人之徒如人逐賊有人見之若説道賊當捉當誅這便是主人邊人若説道賊也可恕這便喚做賊之黨○不討亂賊而謂人勿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新安陳氏曰如鮮攻乎異端爲攻擊闢先聖之道爲闢習皆是不必攻討之説○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

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待洛反聖賢之心也程子曰大抵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為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朱子曰此段最好看見諸聖賢遭時之變各行其道是這般時節其所以正救之者是這般樣子這見得聖賢是甚麽樣大力量恰似天地有缺罅處得聖賢出来補教周全過得稍久又不免有缺又得聖賢出来補這見聖賢是甚力量直有闔闢乾坤之功

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後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孚故也至孟子則時益降異端益熾而孟子之亞聖又不及孔子公孫丑萬章之徒聞言猶未達況於外人則其闢楊墨烏得而不言言烏得而不辯蓋有大不得已焉者既以不得已於辯者自致其力尤以能言距楊墨望凡為吾徒者之同致其力焉非朱子深知孟子之心孰能發其精微之藴如此哉此章於古今世道聖賢事業關涉甚大宜精察深思之○東陽許氏曰集註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竊謂氣化盛人事得則天下治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亂是固然矣然孟子此章答好辯之問而孟子之辯專為闢楊墨而發則易亂為治全賴人事以補天道之不足反氣化之衰而至於盛

○新安陳氏曰聖賢反世之亂而治之達而在上則

也觀堯禹之治水則以人事而回氣化武王周公誅紂伐奄孔子作春秋則以人事而撥衰失所以孟子亦於衰失之時闢楊墨以回氣化正人事也此正聖賢作用參天地贊化育之功讀此章當如此會集註之意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音齊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呑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去聲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慶源輔氏曰齊俗奢侈放縱當戰國時士之僞廉者必多有之此章所以推仲子之廉而孟子亦以為齊人之巨擘也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

槁壤乾音干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不免居室食粟若所從来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

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音菜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去聲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蚯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

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記祭義有人則可參天地而為三才無人則天地亦不能以自立矣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朱子曰温公謂口非之而身享之一時之小嫌猶者之不為一身之小節至於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夷狄雖復謹小嫌守小節亦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絶仲子之本意余懸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為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問温公謂以其兄不以道事君而得禄不以道取於人而成室故以為不

義仲子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為也曰仲子齊世家則祿室非其兄不義而得之矣設果以不義得之而非有悖逆作亂之大故則母子兄弟之間豈可以是遂滅天性之恩哉飾小行以妨大倫是乃欺世亂俗之尤先王所誅而不以聽者也所謂狷者則亦言行之間小過乎中而已豈出於倫理之外若是其甚哉○南軒張氏曰仲子徒欲潔身以為清不知廢大倫之為惡原仲子本心亦豈不知母子之性重於妻兄之居愈於於陵乎惟其私見所局亂其倫類至此極也衆人惑於其迹以為清苦高介而取之非矣世之貪冒為惡者多矣孟子於仲子獨闢之深者世之為惡者其失易見而仲子之徒其過難知也惟其難知故可以惑世俗而禍仁義反復闢之蓋有以也夫○慶源輔氏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足以高於一世之俗矣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取名初不顧

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況如此章者既稱仲子為廉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孟子烏得不排之哉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蚓而後能充其操斥之則仲子之行是豈人之所能為哉聖賢之道充之則至於與天地同功仲子之道充之則至於與丘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雙峯饒氏曰不要問所從來只當思量我當食兄之祿與居兄之室否若問所從來則室與粟豈必伯夷所築所樹如諸侯之取人猶禦然既交以道接以禮則孔子受之矣○或曰此章亦黜妻屏子者故喜仲子孤介之行新安陳氏曰不然此章以父為重故視妻子為輕仲子反視母兄為輕而於妻則反食孟子於此章而非仲子有以也此章當參看盡心上篇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下文云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斷盡其人

孟子集註大全卷六